

歷代閨秀詞話

1



孫克強 楊傳慶 主編

歷代閨秀詞話

孫克強 楊傳慶 主編

常州大學圖書館
藏書章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歷代閨秀詞話 / 孫克強，楊傳慶主編. — 南京：
鳳凰出版社，2019.9

ISBN 978-7-5506-2977-6

I. ①歷… II. ①孫… ②楊… III. ①詞(文學)—作品集—中國—古代 IV. ①I222.8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9)第171394號

- | | |
|-------|---|
| 書名 | 歷代閨秀詞話 |
| 主編 | 孫克強 楊傳慶 |
| 裝幀設計 | 姜 嵩 |
| 責任編輯 | 韓鳳冉 |
| 出版發行 |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 郵編:210009 |
| 出版社網址 | http://www.fhebs.com |
| 照排 | 南京凱建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
| 印刷 | 蘇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蘇州市吳中區南官渡路20號, 郵編:215104 |
| 開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張 | 58.75 |
| 字數 | 1263千字 |
| 版次 | 2019年9月第1版 2019年9月第1次印刷 |
| 標準書號 | ISBN 978-7-5506-2977-6 |
| 定價 | 480.00圓(全四冊)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電話:0512-68180638) |

前言

詞話是古代詞學批評、詞學理論最典型、最主要的體裁形式。閨秀詞話亦稱女性詞話，其內容主要是記載閨秀詞人的身世，閨秀詞作的本事，以及對閨秀詞人詞作的評析鑒賞。閨秀詞話亦即女性詞學理論批評的主要載體。

一

閨秀詞話與一般詞話一樣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的閨秀詞話指原著單本的詞話，廣義的閨秀詞話則是包括狹義詞話在內，還有從各種詞話、詩話、筆記、詞選等文獻中輯錄出來論詞文字的彙編。唐圭璋教授所編之《詞話叢編》即為廣義的詞話。本書即收錄廣義的閨秀詞話。

先說廣義的閨秀詞話流傳情況。歷代詞話、詩話、筆記中已經有許多女性詞話性質的文字。以

宋代爲例，《後山居士詩話》（陳師道）、《臨漢隱居詩話》（魏泰）、《古今詩話》（李頎）、《竹坡詩話》（周紫芝）、《古今詞話》（楊湜）、《復雅歌詞》（銅陽居士）、《碧雞漫志》（王灼）、《詩人玉屑》（魏慶之）、《茗溪漁隱叢話》（胡仔）、《春渚紀聞》（何遠）、《墨莊漫錄》（張邦基）、《雲麓漫鈔》（趙彥衛）、《鶴林玉露》（羅大經）、《貴耳集》（張端義）、《藏一話腴》（陳郁）、《類說》（曾慥）、《宋朝事實類苑》（江少虞）、《侯鯖錄》（趙令時）、《墨客揮犀》（彭乘）、《能改齋漫錄》（吳曾）、《齊東野語》（周密）、《癸辛雜識》（周密）、《浩然齋雅談》（周密）、《夷堅志》（洪邁）、《詩話總龜》（阮閱）中均有數量不等的記載閨秀詞本事或評論閨秀詞優劣的文字，這些文獻零星散見，說明此時閨秀詞並未成爲詞學家的獨立觀察對象。

明代詞話中有關女性詞話的文字較宋代更爲豐富，楊慎《詞品》卷二集中排列『花蕊夫人』『王麗真』『李易安』『朱淑真』等詞話五則，《拾遺》集中排列『劉鼎臣妻』『易菰妻』『柔奴』『美奴』『李師師』『朱娘娘』『趙真真』『玉娥』『劉燕歌』『杜妙隆』『宋六嫂』『一分兒』等十一則，將女性詞話集中排列的形式，說明明人已經注意到女性詞人詞作的特點，並有將女性詞話單獨分類的意識了。

清代詞話中的閨秀詞話數量甚夥，雖然仍沒有單本的閨秀詞話，但卻出現兩類特殊的閨秀詞話文獻，值得注意：

其一，清代出現了一批輯錄類詞話。所謂『輯錄類詞話』即彙編歷代詞話文獻的詞話，如沈雄的《古今詞話》，徐鉉的《詞苑叢談》等。這些輯錄類詞話有意識地彙編了一些閨秀詞話，如《古今詞話》中就輯錄了歷代有關女性的詞話，如唐代『杜秋娘（金縷曲）』，南唐『昭惠后創新聲』，西蜀『花蕊夫人

〔採桑子〕，宋代『李易安魏夫人能詞』，元代『衛芳華（木蘭花慢）』，明代『王修微（如夢令）』，清代『徐湘萍（風流子）』等二十餘則。可見閨秀詞話已經是詞話的重要內容，受到詞學家的重視。

經過清代康乾盛世，天下太平，經濟發展，文教昌盛，詞壇繁盛，女性詞人更是蓬勃而生。道光年間人丁紹儀論『清閨秀詞』說：『吳越女子多讀書識字，女工餘暇，不乏篇章。近則到處皆然，故閨秀之盛，度越千古。即以詞論，王氏《詞綜》所采五十餘家，已倍宋元二代。余輯《詞補》，復得一百七十餘人，茲錄其尤雋峭者。』（《聽秋聲館詞話》卷十九）這裏提到的『王氏《詞綜》』，是指王昶的《國朝詞綜》。《國朝詞綜》中已經大量收錄閨秀詞。丁紹儀這段話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以江南為代表的閨秀詞人創作繁盛，閨秀詞人的存在已經是不容忽視的現象；二是像丁紹儀這樣的詞學家已經將關注的目光投向閨秀詞人及詞作，述評閨秀詞的詞話也更為豐富。數十年之後閨秀詞話大量湧現與這樣的詞學背景直接相關。

其二，清代產生了大量的閨秀詞選，直接促進了閨秀詞話的繁盛。詞學史上第一部閨秀詞選產生于明代，但是篇幅較小且流傳不廣。從清代初年開始，閨秀詞選次第產生，如《衆香詞》《林下詞選》《小檀欒室彙刻閨秀詞》《小檀欒室閨秀詞鈔》等，這些詞選多以『存人』為目的，十分注意閨秀詞人的家庭出身和人生經歷；還有一些詞選從各種詞話、詩話、史傳、筆記、方志中輯錄出來閨秀詞人的軼事及詞本事，這些文獻與詞話沒有任何不同。例如《小檀欒室閨秀詞鈔》『黃媛介』條之下羅列了從《林下詞選》、張庚《畫徵錄》、姜紹書《無聲詩史》、韓昂《續圖繪寶鑑》、陳維崧《婦人集》、朱彝尊

《靜志居詩話》、阮元《兩浙輶軒錄》、沈季友《樵李詩繫》中輯錄出來的記錄和評論閨秀詞人黃媛介及其詞作的文字，這些文字已可以視為關於黃媛介的詞話彙集。

再來看狹義的閨秀詞話。狹義的閨秀詞話即專門載錄女性詞的單本詞話著作，其產生的年代要晚得多。民國之前沒有單本的閨秀詞話，但有一例外，清代乾隆年間李調元的《樂府侍兒小名》輯錄了歷代文獻中有關歌妓的文字，但其關注點在侍歌，而不在女性。今日見到的最早刊行的閨秀詞話是民國初年發表的楊全蔭的《縮春樓詞話》。民國時期西學東漸，女性意識增強。民國時期單本閨秀詞話蓬勃湧現與時代背景有直接的關係。

民國時期產生的閨秀詞話的作者身份各有不同，有詞學大師，如況周頤撰有《玉樓述雅》；有曲學名家，如莊一拂撰有《樵李閨閣詞人徵略》；也有不甚知名，甚至不署著者姓名的閨秀詞話。值得注意的是，民國時期的閨秀詞話有一批女性作者，如《縮春樓詞話》的作者楊全蔭，字芬若，江蘇常熟人，儀徵畢几庵之妻，其父楊雲史為民國政壇名人，其母李道清為李鴻章孫女，著有《飲露詞》，為一代才女。《雙梅花龕詞話》的作者周壽梅（一八九七—一九七五），江蘇吳縣人，周蓉軒幼女，著名學者鄭逸梅（一八九五—一九九二）夫人，婚後從夫姓稱鄭周壽梅。鄭逸梅與夫人名中均含有「梅」字，故其書齋取名為「雙梅花庵」。《香艷詞話》的作者胡天閔，號凝香樓主人，廣東人，曾主編《鶯花雜誌》，編撰歷代閨秀詩詞史料，並從事戲曲創作，是著名的女作家和學者。《讀閨秀百家詞選劄記》的作者楊式昭，青年時期積極參加革命，曾於一九二四年參加由孫中山支援，鄧穎超等組織的天津婦

女籌組國民會議促成會第一次籌備會。一九二五年楊式昭入南開女中高一乙組學習，一九二八年畢業於南開女中，是女中第一批畢業生。同年入燕京大學法學院政治學系，一九三二年畢業。知識女性的介入是民國閨秀詞話的一大亮點。早在北宋末期，李清照曾撰《詞論》，開女性論詞的先河。民國時期女性作者撰寫閨秀詞話又有特別的意義，她們更瞭解女詞人的生活狀況、思想情感和創作心態，因而對女性創作有更爲深切的感受，對女性詞的優長和欠缺也有更明晰的認識。

女性撰寫閨秀詞話的目的，可從清代女詩人沈善寶所寫的《名媛詩話序》得到一些啓發：『竊思閨秀之學與文士不同，而閨秀之傳又較文士不易。蓋文士自幼即肄習經史，旁及詩賦，有父兄教誨，詩友討論。閨秀則既無文士師承，又不能專習詩文，故非聰慧絕倫者，萬不能詩。生於名門巨族，遇父兄師友知詩者，傳揚尚易；倘生於蓬蓽，嫁於村俗，則淹沒無聞者不知凡幾。余深有感焉。故不辭摭拾，搜輯而爲是編。』《名媛詩話》沈善寶指出女性學習不易，創作更不易，作品的傳播尤其不易。閨秀詩話、詞話的編纂撰寫正是要爲女性作家立傳，爲女性作品的傳播而努力。民國閨秀詞話的作者具有一定的西方女性意識，意欲爲女性詞人立言。

二

詞本是音樂文學，在唐五代北宋時期，《曲子詞》由歌妓配樂演唱，歌詞的作者卻多爲男性，正是所謂『男子而作閨音』。南宋的王炎云：『長短句宜歌而不宜誦，非朱唇皓齒無以發其要妙之聲。』

……長短句命名曰曲，取其曲盡人情，惟婉轉嫵媚爲善。』（《雙溪詩餘自序》）歌詞具有女性的性別特徵。唐宋以降詞學家喜好討論詩詞之辨，往往以男女性別差異形容詩詞風格不同，如清初人曹爾堪說：「詞之爲體如美人，而詩則壯士也。」（《峽流詞序》）論詞者將詞體比作女性，如葉燮說：「詞之意、之調、之語、之音，揆其所宜，當是閨中十五六歲柔嫵婉變好女，得之於繡幕雕闌、低鬟扶髻、促黛微吟，調粉澤而書之，方稱其意、其調、其語、其音。」（《小丹丘詞序》）男性詞人作詞會自覺不自覺地染上女性色彩，舉例來說，在詞學史上曾有一樁公案，對一首詞的作者發生認識分歧，這首（生查子）《元夕》詞：「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關於此詞的作者，有歸於歐陽脩，有屬之朱淑真。在論者的認識中，此詞中的抒情主人公無疑是女性，產生認識分歧的原因在於：歸於歐陽脩作，乃屬於「男子而作閨音」；屬於朱淑真作，則是女性詞人的「本色」創作。這兩種模式的確難以區分，從宋代至民國，此類作者之爭的公案並不少見。直至今日，研究者對男子「作閨音」與女子「本色閨音」的探討仍然葆有熱情。論閨秀詞者已經注意到評析閨秀詞的特殊性，況周頤說「評閨秀詞，固屬別用一種眼光」（《玉樓述雅》）。況周頤還提出論閨秀詞的基本原則：「蓋論閨秀詞，與論宋元人詞不同，與論明以後詞亦有間。」應該說這是很有眼光的認識。

作爲性別文學的批評著作，閨秀詞話對女性詞的特點多加注意，提出了是對閨秀詞人詞作思想風格的要求和希望，有些析論頗爲精彩。

論者認爲閨秀詞的最本質的特點是『閨幃本色』『閨人本色』。如評張嫺嬀「其詞風度嫣然，自是閨幃本色」（《林下詞選》），評周貽繁詞「多婉約之音，仍是閨人本色」（《詞女五錄》卷十），評吳尚熹詞「念奴嬌」《除夕》云：「鏡裏宜春，釵髻縮，采勝紅絨斜束。」語緻非閨人不能道」（況周頤《玉樓述雅》），等等。指出閨秀詞的特點與詞人的性別有直接的關聯。

論者論及的『閨幃本色』指閨秀詞的風格特色，從閨秀詞話的析評來看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曰輕靈流麗。況周頤說：「輕靈爲閨秀詞本色。」分析「秀水錢餐霞斐仲《雨花盒詩餘》，輕清婉約，思致絕佳」（《玉樓述雅》）。評王毓貞詞「聲情流麗如珠之圓、如玉之潤，真閨奩妙手」（《衆香詞》）。

二曰柔媚委婉。《閨秀詞話》評宋代朱淑真「其詞多柔媚」。《綰春樓詞話》評孫雲鳳詞「搖曳纏綿，極宛轉委宛之致。曼聲長吟，殊令人有意軟心銷之概」。

三曰婉麗纏綿。如《閨秀詞話》評錢斐仲詞「清麗芊綿，讀之又覺齒頰生芬」，評「胡夫人詞輕清婉麗」。《名媛詞話》評王朗詞「纏綿妍麗，可銷讀者之魂」，評歸懋儀「詞情致纏綿」，評王蘭佩詞「極幽婉之致」，評關鐸詞「纏綿哀艷，音節淒清」。

以上對閨秀詞的析評均突出了女性詞人的性別特徵和女性詞的風格特點，可謂閨秀詞的本色之論。在詞學史上，詞學家十分重視對詞體風格的闡述。如宋人云「（詞）尚婉媚」（王灼《碧雞漫志》）

卷二)、『婉媚深窈』(趙師秀《呂聖求詞序》)；明人云『詩餘以婉麗流暢爲美』(何元朗《草堂詩餘序》)；清人云『有鮮妍之姿』爲境也。婉媚『陳子龍《王介人詩餘序》』。考察詞學思想的發展史，詞學家對詞體特徵的認識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從認同婉麗綺豔到提倡清雅沉鬱，從嚴分詩詞，到詩詞一體。尤其是到了清代，論析詞體的精神氣質和風貌色彩，均與詩體的認識相近似，頗有『以詩爲詞』的意味。在此背景下，閨秀詞話對閨秀詞本色的認識，可以說是對唐宋詞學『當行本色』論的復歸。

然而論閨秀詞者對閨秀詞的『閨幃本色』卻並非普遍讚賞，不少論者持排斥的態度。胡應宸云：『閨作不患穠婉，所患穠婉之過，太嫌鉛粉耳。宛君思弟有此否？』(《蘭皋名詞彙選》卷五)閨幃、脂粉是女性生活的一部分，並成爲閨秀詞特色的代名詞。論者認爲閨秀詞的脂粉氣不可避免，但要有『度』的把握，不可太過。作爲對閨秀詞脂粉氣的抑制，論者從兩個方面提出提升閨秀詞的審美品格的主張：

其一，倡導高雅清逸的詞風。如評楊璿華詩詞『皆取法甚高，無閨檐綺豔之習』(《然脂餘韻》卷二)，評孫汝蘭『詞亦清俊，無脂粉氣，置之閨秀集中，亦矯矯不群者也』(《閨秀詞鈔》卷十二)，評黃媛介詞『清灑高潔，絕去閨閣畦徑』(《詞女五錄》卷二)，評趙燕詞『其詞幽微精進，絕無閨閣穠纖之態』(《衆香詞·數集》)，評孫蘭媛『詞多韻語，不雜脂粉，自是香閨雪艷』(《林下詞選》)，評倫鸞『詞尤清婉可誦，氣格漸近沉著，不涉綺紈纖靡之習』(《玉樓述雅》)。以上所說的『清俊』『清灑高潔』『幽微精

進『韻語』『清婉』皆爲詞格清雅的表現，與閨幃習氣的『脂粉氣』『穠纖之態』『綺紈纖靡』相對立。南宋時期姜夔詞以清空騷雅之風屹立詞壇，南宋末年的張炎云：『不惟清空，而且騷雅，讀之使人神觀飛越。』（《詞源》卷下）清人劉熙載用比喻來形容姜夔『清空騷雅』的詞風：『姜白石詞幽韻冷香，令人挹之無盡；擬諸形容：在樂則琴，在花則梅也。』（《詞概》）姜夔的清雅對抑制當時婉媚頹靡的詞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閨秀詞話的論者也試圖以清雅的風格抑制閨秀詞過度的脂粉氣。

其二，讚賞閨秀詞的『丈夫氣』『英雄氣』。如《閨秀詞話》評陳靜英詞『真巾幗英雄本色語也』（卷二），評呂碧城詞『詞意倜儻，有丈夫氣』（卷三）；《名媛詞話》評項紉詞『倜儻多才，聰明絕世，於書無所不通，口若懸河，胸藏奇氣，誠閨中傑士也』，評吳藻詞『敲金戛玉，氣韻沉酣』，充滿了對陽剛之氣、英雄氣概的讚賞。蘇軾、辛棄疾的詞風曠達豪放，被稱爲豪放風格和豪放派，並被視爲詞體的『變體』。閨秀詞話對豪放詞風的讚賞卻有不同的審美指向，如《閨秀詞話》卷三評張逸藻詞『學蘇辛，殊少閨幃綺靡之習』，評萬淑修『詩詞秀麗綿婉中時露沉雄之概，絕非閨閣本色』，評張令儀詞『剛健、婀娜兼而有之，不僅以脂香粉膩爲工也』，評江珠『性情曠達，能脫離綺障，不專爲傷離怨別之詞』；《林下詞選》評董如蘭『詞意悲壯，閨閣中之有俠氣者，維之稼軒集中正復難辨』；《衆香詞·書集》評陳翡翠詞『感慨淋漓，非尋常閨秀所及』。可見，對豪放詞風的推揚是爲了抑制『閨幃綺靡之習』『脂香粉膩』之氣。

無論是清雅詞風還是豪放詞風的提倡，均是對脂粉氣過度的應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去性

別化」的思想表現。這是閨秀詞批評的一道特殊的風景。

三

閨秀詞話對閨秀詞風格最集中、最普遍的肯定是『林下風氣』。『林下風氣』語出《世說新語》『賢媛篇』：『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游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王夫人即指謝道韞，『林下風氣』指清雅超逸的氣質。相比較而言，『閨房之秀』更偏重閨房女性美，林下之風是超凡脫俗的體現，已經超出了閨房之限。閨秀詞話論者所說的『林下之風』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表現：

其一，瀟灑出塵，清雅脫俗。如評查慧『詞亦神味秀遠，迴絕塵艷』意態蕭閑，有林下風（《閨秀詞鈔》卷十二），評孫蘭友詞『時有瀟灑出塵之概』（無名氏《閨秀詞話》），評凌祉媛詞『清逸無俗韻』（《閨秀詞話》卷三），均有遠離世俗凡塵的精神追求。又如評汪衡詞『清標玉映，有林下風』（『清麗爲鄰，想見天寒袖薄，佳人倚竹時也』（《閨秀詞鈔》卷十三），評朱璵詞『筆端饒有清氣』（《玉樓述雅》）。『清麗』『蕭閑』皆爲意境高雅的表現，此與詩學的清雅境界有深層的契合。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中的『典雅』云：『玉壺買春，賞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蔭，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玉之歲華，其曰可讀。』『典雅』主要表現詩人遠離塵俗的人生態度和清逸瀟灑的風度和境界。閨秀詞的『林下之風』與司空圖『典雅』的意旨相近。

其二，沉靜嫺淑，溫柔敦厚。主要表現詞人的性情之美。如評孟湛詞『性沈靜溫淑，有林下風』（《閨秀詞話》卷一），評朱璵詞『斯爲林下雅音，有合溫柔敦厚之旨』（《玉樓述雅》），評黃媛介詞『其所紀述多流離悲戚之辭，而溫柔敦厚，怨而不怒，既足觀於性情，且可以考事變，此閨閣而有林下風者也』（《閨秀詞鈔》卷一）。『溫柔敦厚』源出《禮記·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溫柔敦厚』的意涵既有儒家思想規範，也指詩人性情的特點。清人朱庭珍云：『有溫柔敦厚之性情，乃能有溫柔敦厚之詩。』（《筱園詩話》卷三）閨秀詞話所論之『溫柔敦厚』，詩教的意蘊所存無幾，更多指向女性的性情溫婉平和的特點。清人高學沅云：『《經解》云：溫柔敦厚，詩教也。厚，坤道也；柔，妻道也。詩教男女並學，而於女子爲近。』（《翠螺閣詩詞稿序》）論者將『溫柔敦厚』與『林下之風』合而論之，主要突出女性詞人性情基礎與精神追求的統一。

女性作詞呈現『閨中之秀』的特點自是本色，『林下之風』的表現則是一種文化的追求。論者評喻撚詞『才情艷逸，閨中秀，林下風殆兼之矣』（《林下詞選》），評卞元文詞『閨中之秀而帶林下之風矣』（《閨秀詞鈔》卷八），反映了女性詞人對清雅脫俗境界的追求，也反映了時代精神的變化和詞風嬗變的新氣象。

四

作爲閨秀詞批評的主要載體，閨秀詞話對閨秀詞人的創作環境，性格特點以及與詞體的契合作

了深入的探討，並對閨秀詞的局限和弊端進行了分析。

其一，女性詞人的創作環境和女性詞的風格特點。清初人尤侗說：『小窗工課，吟咏爲宜，而詩餘一道更爲合拍，正以柳屯田『曉風殘月』，必須十七八女郎紅牙緩唱；即髯蘇『大江東去』，銅將軍鐵綽板，不如王子霞歌『花褪殘紅』，使人腸斷天涯芳草也。』（《林下詞選序》）這裏提到的王子霞即蘇軾妾朝雲，聰穎靈慧，能歌善舞。自幼家境貧寒，曾淪落在歌舞班中，爲西湖名妓。『花褪殘紅』即蘇軾的『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牆裏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是一首婉麗輕情的作品。尤侗此語有兩層意思：一是指出女性的生活環境，『小窗工課』即閨檐之內，更適宜於詞的創作；二是認爲『曉風殘月』式的婉約風格與女性詞人的性格更爲適宜。

其二，閨秀詞人的性情特點。晚清四大家之一的王鵬運說：『（詞）其始多托之閨檐兒女之詞，以寫其鬱結綢繆之意，誠以女子善懷，其纏綿悱惻如不勝情之致，于感人爲易入。』（《小檀欒室叢刻閨秀詞序》）指出女性具有多情善懷的特點，閨秀詞人情感纏綿悱惻，其詞更容易感動讀者。

其三，詩詞特性與閨秀詞。無名氏《閨秀詞話序》云：『女子才力薄弱，故工詩者少，而賦性幽婉，最近於詞。《斷腸》《漱玉》，卓然名家，雖逸才之士，莫能過之矣。』古人論詩詞之辨，有詩莊詞媚，詩直詞婉之說，詞體具有婉媚的特性，這種特性與女性的性格特點恰相契合。

閨秀詞話的析評對象是一個特殊的詞人群體，論者認爲閨秀詞有着顯著的特點，也有難以擺脫

的局限。對閨秀詞的缺憾或弊端的批評是閨秀詞話的一個亮點，這主要體現在楊式昭的《讀閨秀百家詞選劄記》中。

第一是堂廡小。堂廡小是對閨秀詞題材狹窄、氣象局促的概括。楊式昭說：『閨秀詞總是堂廡太小。讀過《花間》及二主、《陽春》、東坡、六一、稼軒諸家詞後，讀二窗猶覺局促，讀清代閨秀之作，真似漫遊五大洲歸來，復到鄉下矣。』是說閨秀詞人受生活閱歷和環境之限，眼界受到很大的局限。即使如花間詞、南唐詞，其題材雖然亦在閨檐秀幃之中，但其意境的幽遠，情感的深厚亦是一般閨秀詞所可企及的。正如當代詞學家陳兼與所說：『舊時婦女，足不出戶，依人爲活，除了攀花折柳，惜別傷春，尚有何物可以自由抒發耶。』（《讀詞枝語》）堂廡小影響了閨秀詞價值。

第二是修養天資觀察力不足。楊式昭指出：『閨秀之詞大抵均清婉悱惻，秀句可誦。而通病則在詞境不活詞味不厚。』又云：『閨秀詞能工而不能神，能好而不能妙。豈聰明不逮耶？抑工力不到也？』楊式昭認爲與唐宋名家相比，閨秀詞的差距主要表現在『求其豪氣鬱勃者則不可得』『學問經驗修養不同』『觀察之力不及，故言情體物不能細膩』。最後楊式昭總結云：『大抵大詞家，一須修養好，二須天資好，三須觀察力好。修養好則詞品高，天資好則詞意遠，觀察力好則詞境親切。合此三難，詞不妙而自妙。』歷代閨秀詞人受社會制度、倫理觀念和傳統習慣的影響，她們的成長環境、社會地位和教育背景均無法與男性相比，女詞人的文化、修養、眼界難免受到限制，甚至造成根本的缺陷。

作為一位女性批評家，楊式昭對女性的生活狀態和心理特徵有深入的瞭解，應該說，楊式昭對閨秀詞的批評是深刻的。清代女詞人丁白說：『若云無才即德，我竊以為不然。則有巾幗丈夫、香閨學士，冰心玉骨，既解柔嘉；蕙性蘭心，更多敏慧。』（《衆香詞·射集》）這是很罕見的閨秀詞人表現出的充分自信。雖然閨秀詞人天分不輸男性，但後天的局限必然會導致閨秀詞的不足。

閨秀詞話在中國文學史、批評史上均具有重要意義。女性文學是中國文學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閨秀詞話不僅提供了閨秀詞人、詞作的基本文獻，而且展示了閨秀詞創作的原生態。閨秀詞話在中國文體批評史上也有重要意義，它是文體批評、性別批評的重要一翼。鑒於閨秀詞話以往從未進行過系統的整理及發表，研究者未能窺其面目，勢必會影響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隨着《歷代閨秀詞話》的刊行，相信女性詞史和詞學批評史的研究皆有再創新義的前景。

本叢書在整理編校過程中得到了許多朋友、學生的幫助，如岳淑珍、陳麗麗、鄧妙慈、李倩、張靜、孫文婷等參與整理和校對，往往還要外出奔赴圖書館查閱文獻，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